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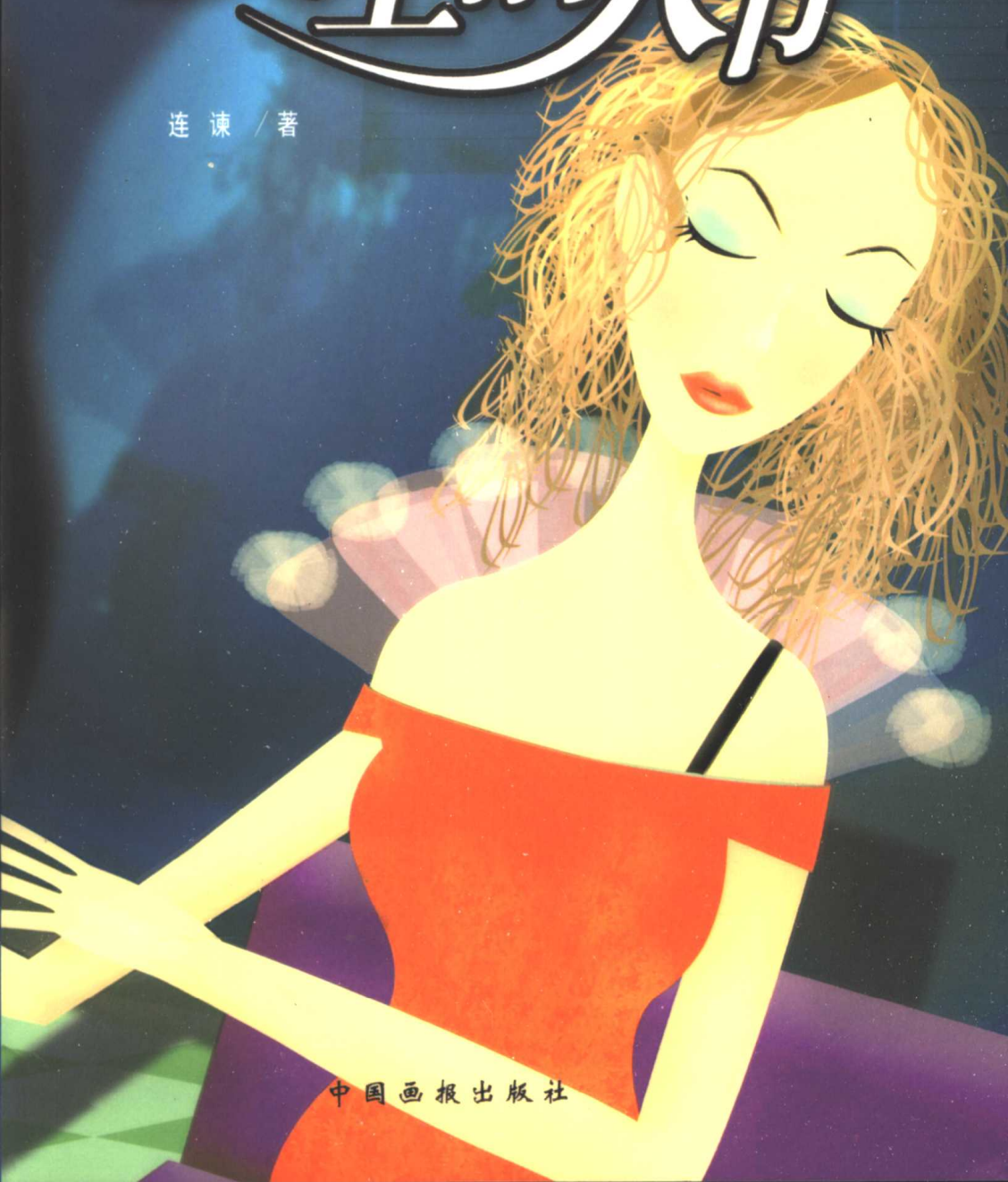
hss

蒋振东 / 主编

Something about Love

爱上情人节

连 谏 /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hss

蒋振东 / 主编

Something about Love

情人节

连谏 /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上情人节/连谏著.—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4.3

ISBN 7-80024-721-X

I. 爱... II. 连...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1067 号

爱上情人节

连 谏

中国画报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政编码：100044

责任编辑：李雅超 监印：曲克明

发行部电话：68414683 (兼传真)/8841743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开本：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4.8 插图：14 字数：8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024-721-X

定价：12.80 元

关于生活

我爱吃，号称用吃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在骨感美女当道的号召下，为了漂亮，很多女子，扼杀了吃的快乐，我试过，很难受的滋味，若我，我宁肯选择满足嘴巴的贪婪，快乐地肥胖下去。当然，在满足了嘴巴贪婪的基础上，能够遏制脂肪的疯长最好，所以，我要拼命喝茶。试图戒过烟，据说戒烟后人会体形发酵，我还是抽吧，其实，是压根儿就戒不掉。

心情好的时候，喜欢呆在厨房，为一道喜欢的菜，可以从采购原料到加工，把上午熬成夕照。因为喜欢，时间都可以不计。在灶上烹的已不再是菜，而是心情，缓慢而悠扬。当菜香扑鼻，胃已被过程喂饱，然后，看别人吃得香美，也是一种成就感，不比写一篇喜欢的小说来得少。

偶尔，会跑在街边看路人的表情，琢磨在这样那样一张脸的背后，隐忍了怎样的一份生活。

能给人最多温暖和安逸感的地方，应是家了，三两个月里，离开家的路程不超过一公里。于我，是经常的事，一出门，发现某处某处又变样了，自己呆呆地看，很傻，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表情有点类似。

相熟的朋友常叫我老土兼财迷，在通讯时代的今天，我没手机，因足不出户而实在用不上。

天生，我是个胸无大志的女子，生活只要安宁平静就是幸福，一直地一地，想做一个眼神安详的女子，知道自己不是，所以，依旧在努力修炼。

许多年，漂在别人的城市，看不见未来。曾以为爱是未来，爱来了，知道不是；曾以为房子是安定感的重要因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知道还不是。很多年后，我想，或许每个人愿望的未来，一生都不会落地，它永远飘在心里，每一颗心都是一片浩淼的天空，不比宇宙小。

母亲说：眼是狗熊，手是英雄。这句话，我一直谨记，受益匪浅，眼睛总把看到的险峻传递到心里，而手，默默地劳作，险峻渐然淡去，心就安了。



目 录

万禧的春天	1
一场蓄谋已久的外遇	11
诱饵	21
诱蛻	29
Game Over, You Win	39
这辈子，你休想逃出我掌心	49
我爱你，很深很深	57
杀手	67
亲爱的，别碰我的爱情	77
爱上情人节	85
一场别人买单的爱情故事	93
垂钓帅哥记	101
声东击西	109
谁说我不在乎承诺	119
骗个胖妞回家过年	127
情敌	135
为何，你不是我的天堂	143

万禧的春天

这就是万禧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的过程……

她要找一个人，

好好地，

好好地爱一次。



万禧19岁的春天,爸爸和妈妈终于吵倦了,仿佛约好了般,他们乘了飞机起飞,再也没了着陆的机会。在万禧的心里,这样也好,是去了天堂的感觉,却不知他们的吵,会不会继续下去?变成粉齏的他们,轻盈得让万禧感觉他们的存在很不真实。

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表达一个意思:如果不是因为万禧,对方早已是彼此的不屑。

从小到大,他们一直这样表达对一桩婚姻的倦怠,万禧是自卑的,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或许,他们会拥有另一种幸福。

父母偌大而明亮的房子,便一下子空了,万禧不愿回去,冷清,没有暖意,不是家的样子。

19岁的万禧有高而绰约的身材,不若南方女子那般简约玲珑,细腻的尖尖下颚,紧紧抿着的嘴角,微微上扬的眼神,恍若世间万物皆不在眼中。

白天,万禧埋进柔软阔大的床里,睡啊睡的。张着眼时,便抽烟,或把耳机塞进耳朵,前尘后世一点点远去。

夜里,万禧在一家叫做上岛的酒吧唱歌,摇曳在迷乱的光线里。万禧套着长长的棉布白裙,微裸的肩胛,是象牙般的光泽,有点点迷茫。

台下,是男男女女的种种情态,总与欲望有关,与爱之间,在万禧看来,隔了很远。亦常有悲情的女子,闯进来,从某个风情万种的女子怀里抢回丈夫。这便是大千世界最最凡俗的一幕,任凭万禧想不想看,每天都会上演。

看多了，万禧对爱就失望得彻底，只是，常有男人怀抱着大束的鲜花，等在台下，或者高声喊了：“万禧！万禧……”

万禧不曾向台下望一眼，依旧唱得孑然。

收工的路上，被形形色色的男人拦截了，万禧想，应该找个男人保护自己了。

3

于是，万禧便收了全敬然的鲜花。四十岁的男人，魅力四射，而让万禧感觉亲切的，却是他黑发间夹杂着几丝雪白，很是入眼的慈祥，就想泊在他的掌心，轻轻放松一些因孤傲而来的冷清，至于爱，就不必问了。这样的男人，任是女人都会喜欢，婚姻定然已被某个艺高胆大的女子掠了去。

与全敬然喝过一次咖啡后，万禧便说：“如果你愿意，如果可以，能接送我上下班么？”

全敬然只笑不语，那样暖暖的目光罩过来，让万禧想到了正午的冬天阳光下，自己愿做了一只疲倦的猫，蜷在他怀里，眯起眼睛，安然小憩。万禧也知道，自己于他，终究只能是小憩而已，绝无可能一辈子。

4

全敬然来接，唱歌时，以及来去的路程中，果然清净了许多。

第一次，便被接到了全敬然家里，很是素雅的风格，墙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小幅装帧的风光图片，以及全敬然与一目光犀利女子的合影。万禧不问，全敬然不说，很好的默契，被他拥在怀里，吻，那样一个浅短的过度，便倒在了床上。

尖利的疼划过来，万禧咬了唇，没命地纠缠。纠缠在他身上，全敬然愕然于万禧柔软的身体，以及她柔软的身体下，有浅淡的水红

色花开。

全敬然默默抽烟，突兀地玩笑说：“不是假的吧？”

万禧淡淡地看着他：“你说是就是了。”

心里的痛，却汹涌澎湃。一个在红尘滚滚里混饭吃的女子，任凭怎样辩解不是，谁又会相信呢？也罢，既然什么前因后果都不曾想拥有，就缄默了也罢，争来争去向一个男人证明自己的清白，万禧从不肯，太委屈自尊。至于在他眼里是怎么样的女子，还是随他去吧。

被全敬然一把揽过来时，脸上的泪却藏不住，全敬然一点点吻了，轻轻说：“我跟你开玩笑的。”

万禧浅浅地笑了一下，知道他心里未必，一粒药丸就可以成就一个处女的谎言，像她这般身份，怎样的辩解都是无力。

全敬然待她还好，像掌心里的猫，是万禧想要的感觉，万禧眼里的漠然，渐渐淡了去。

关于墙上的女子，一直是两个人的缄默，万禧每次看了，便会想，这不过是全敬然沉默的警告：我不可以爱的。

5

万禧便牢牢地守住了心，却很少回家了，偶尔回去一次，便感觉曾经的家，是一段尘封的往事，很难勾起心底的灿烂，回全敬然的家，成了习惯。他有很多生意需要打理，总是很忙，万禧是那样一个知趣的女子，不需要叮咛，他不在，任凭电话响烂万禧也是不肯接。

有时，他在，接电话，万禧便听见他温柔地和一个人说伦敦的天气，两下笑声爽朗。

彼时，万禧就坐在一侧，那时，她才知道，世上最寂寞的事，莫过于聆听别人打电话。

全敬然放下电话，便会一把揽过万禧，仿佛弥补般地吻啊吻，一直吻到万禧脸上有浅淡的泪痕。

万禧再唱一些伤感情歌时，便有了不经意的哽咽和泪水，心，是管不住的。

对爱失望得彻底，不过是想象中的设计，遇上了才知道，有一些预想，是根本的多余。

全敬然不可能不知道。

那夜，电话突兀地响了，万禧知道，又是来自伦敦的天气。万禧望着洗澡间的门，忽然地，就不想让全敬然听见电话，飞快拿过一只靠枕，死命地压在狂响的电话上。全敬然看见时，靠枕下的电话，响得窒息。万禧的脸苍白着，他会怎样的光火，怎样的愤怒来鄙夷自己？

裹着浴巾出来的全敬然，先是怔怔地看她，然后，轻轻揽过她，拍拍她的脸，若大人安慰孩子。

全敬然没接电话，万禧伏在他怀里，哭了。全敬然说：“万禧，别去唱歌了。”

万禧便不去了，到一家公司做文员，薪水不算太多，有了很多寂寞的夜晚，等全敬然回。自看见万禧捂住电话起，全敬然就把家里的电话转到手机上了，常常是响两声，便匿没了，如迫不及待要藏起来的秘密。

6

全敬然的对面，住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应该是单身的，万禧常见他拎了快餐，步履矫健地跳跃在回家的路上。

偶尔，在阳台上，万禧会看见他，端一本书，或无所事事地看远处。

目光撞到了，便是相视一笑，从没说过话。

那日，发现钥匙被锁在家里时，万禧一下就手足无措了。全敬然在外地，一个黄昏，她惶惶站在门外，他路过时，见了问：“怎么了？”

不知怎的，万禧的泪就掉下来，嚤嚤地说：“钥匙锁在家里了。”

他笑笑说：“跟我来。”

万禧犹疑着跟进去，他放下公事包，奔到阳台上，哗啦一下，拉开塑钢窗：“从这里翻进你家，就可以了。”万禧过去，他挨在身后指点给她看。果然，只要踩在阳台上，一步便可以跨过去。

万禧身后，有若隐若现的男人香，那样天然的，青春茁壮的味道，令万禧有了浅浅的晕眩。

他说：“我来吧。”健硕的身体便跨在了阳台墙上。

万禧心里一阵苍茫。静静看他的家，干净，却有点凌乱，是单身男人的家，可以让女人肆无忌惮地铺下身子去辛苦经营的，甜蜜的家。

他从门回来，拍拍手说：“门已经开了。”

万禧不情愿，甚至恋恋不舍地回了，在门口，他喊了：“我叫张杨，你呢？”

“万禧。”

万禧缓缓合上门。

7

全敬然回来，面对他时，万禧有了一些恍惚，一次，想对他说锁在门外的事，话在出口之际，却又吞回了肚子里。

和张杨依旧在楼下或者阳台上遇了，话便多了，说一些没边际的话，而张杨想必是明白万禧的身份的，关于她和全敬然之间，话语中从不涉及，那么懂得回避别人的尴尬，万禧渐然地喜欢了。

万禧知道与张杨的一些相遇，其实是刻意的，只是这样的刻意，她究竟想不出是谁的主动。

那次，全敬然去外地，寂寞里，万禧敲了张杨的门。

很多话，说得干涩，不若在室外相遇的那般自然。

被张杨怎样拥了，万禧记不得了，拥挤在凌乱的沙发上，连床都来不及去，像火焰，要迫不及待地燃烧。

在全敬然回来之前，这样的燃烧一直持续，即使燃烧，在未婚

男子的怀里，也是踏实的。

冷却下来后，万禧多么希望张杨能够问问自己和全敬然之间的事情，第一次有了倾诉的欲望，那么多的前尘后世，迫不及待地想要交给他听。然而张杨，却不问。

有了张杨，全敬然就被淡漠了许多。

甚至身体在一起时，心也不在。万禧知道，全敬然也是的，对于他，自己不过是一支精致而合他口味的香烟，浓淡适中，他想抽了便拿来点上，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需要，不想抽了，随手扔掉，也是无关痛痒，最多一点怜惜而已。

全敬然不在时，万禧飞快钻到对面的张杨怀里，暖暖的，靠在一起，常常是闭了眼，不看，话汹涌在心里，万禧知道，任凭一些东西在心里煎熬，在张杨面前自己是没资格表达的，它们被攥在张杨手里，去留由不得自己，张杨明白自己和全敬然的关系，只要想，挣脱是很容易的事。

8

有一阵子了，全敬然不再出门，便是了万禧的煎熬，常去了阳台或在楼下，张杨张杨，哪怕看一眼，都是幸福的。

却很久没见了，仿佛所有可能的路遇被统统绕了过去。终于熬到全敬然去外地，那夜，万禧套了曳地的长裙，盘了玲珑有致的发髻，一身暗香浮动，敲张杨的门。

开门的是一张青春明媚的脸，万禧愕然，她微微笑：“你找张杨吗？”眼里有浅显的戒备。

下面的话，万禧便不知该怎么说了。

张杨过来，见了万禧，眼神跳跃一下，脸上堆砌起干涩的热情：“全太太，又把钥匙锁在家里了，是吗？”

万禧木然说哦，木然地跟进来，沙发干净整齐，万禧就那么无措地站着，嚤嚤地就哭了：“我怎么又把自己锁在了外面。”那样潜在的话语，只有万禧和张杨听得懂。

她用手遮住脸上的绝望，有冰凉的金属贴在脸上，自从被锁在外面，把钥匙扣在小指上便成了习惯，是张杨教的。

张杨说：“你等着，我马上进去给你拿。”

客厅里剩万禧和女孩，绵长绵长的寂寞。

几乎是瞬间，张杨回来，从门。在万禧，却像了一辈子那么长的寂寥。

那夜，万禧就这样倾听着对面传来清脆的笑声，万禧关上窗子，便有了窒息的感觉。那样的快乐，与自己咫尺，却是天涯了。



没等全敬然回来，万禧搬回自己的家，也无所谓搬，全敬然家里，几乎没有东西是属于自己的。

无聊的时候，万禧去健身房，在器械上拼命折腾自己，气喘吁吁里，很多前尘后世被疲劳拥挤出去。

后来，全敬然找到家里，万禧本想拒绝的，却没有，被他拥在怀里时，她嗅到了熟悉的味道，不管爱与不爱，对他已是习惯了，习惯了哪怕片刻，孤独被他赶跑。

万禧便想到了父母，他们争吵了一辈子没有分开，彼此在一起，也是习惯了吧？

和全敬然的幽会，就改在了万禧的家，在父母的床上，和全敬然纠缠在一起，万禧便把父母相互排斥却又习惯依赖的感觉体味了个彻底。



那次，在健身房，万禧蹬着健身车，相邻的一架车子上突兀地多了个女子，只那样犀利的眼神，万禧便知道了是谁，她终于

从伦敦回来了。

她骑在车子上，蹬车，一直一直地看着万禧。万禧不语，望着前方蹬车，汗水淋漓地下来。

她说：“我回来了，听别人说过你，据说很美。”

万禧说了谢谢。

她说：“全敬然是个不错的男人，我不会怪他。”

万禧说哦。

然后，两个女人蹬车，然后，她便走了，仿佛只是蹬车的无聊里，和一个陌生的女子搭讪而已。

万禧一直蹬啊蹬，蹬到听见心在细微而清脆地破碎，一直到被健身房的管理员提醒了闭馆。

这就是万禧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的过程，曾经怀了一些朦胧的幻觉与两个男人做爱，却没有被爱过，从现在开始，她要找一个人，好好地，好好地爱一次。

脸颊依旧是湿的，汗水和泪水，不知哪个更多些。



一场蓄谋已久

的 外 遇

恨恨地，
好好想用这场外遇
打烺死水般寂寥的生活，
用有人七年如一日地牵挂着对自己的喜欢
证明给仲天看，
不是我不可爱了，
而是你的心变了。

